

宋史紀事本末

宋

史

記

卷

之

一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秦檜主和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  
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  
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  
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  
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

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母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

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於外 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爲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畱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畱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畱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畱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畱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



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校曰此  
眞忠臣也日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  
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  
請止樂至於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  
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  
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  
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  
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  
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

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柞山砦  
四年九月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  
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  
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  
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  
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  
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  
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  
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



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  
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  
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  
朝士多疑其與何榘孫傳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  
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  
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  
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  
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  
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既聞二帝  
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

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裨蠡

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爲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爲給事中呂頤浩旣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目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

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啖飯



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意載於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

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  
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  
王倫還白金倫既被畱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  
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  
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  
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郡霽古  
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既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  
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眾金  
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  
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



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特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

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

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  
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  
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  
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  
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  
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  
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  
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 五月辛巳遣忠訓郎  
何蘓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眞驚動陵

寢戕毀宗廟劫質二帝塗炭生民乃陛下之大讐也  
自建炎丁未至紹興甲寅卑辭厚禮以問安迎請爲  
名而遣使者不知幾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  
得女真之要領因講和而能息兵者誰歟但見通和  
之使歸未息肩而黃河長淮大江相繼失險矣夫女  
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  
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  
國坐受此餌旣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改圖矣  
何爲復出此謬計耶苟曰姑爲是豈有修書稱臣厚  
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之事耶苟曰以二帝之故不



得不然則前效可考矣況歲月益久虜情益闕必無  
可通之理也適觀何蘧之事恐和議復行國論傾危  
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疏入詔褒諭之會張浚奏言使  
事兵家機權後將闕地復土終歸於和未可遽絕乃  
遣蘧行寅因乞外知邵州

六年八月丁未以秦檜爲建康行營畱守參決尚書  
省樞密院事檜自被斥會與金議和稍復其官知温  
州紹興府又以張浚薦授醴泉觀使兼侍讀至是漸  
用事

七年春正月丁亥何蘧還自金始知道君皇帝及寧

德皇后鄭氏相繼崩帝成服百官七上表請遵以日  
易月之制知嚴州胡寅上疏請服喪三年衣墨臨戎  
以化天下帝欲遂終服張浚言天子之孝不與士庶  
同必思所以奉宗廟社稷今梓宮未返天下塗炭願  
陛下揮淚而起斂髮而趨一怒以安天下之民帝乃  
命浚草詔告諭羣臣外朝勉從所請宮中仍行三年  
之喪命諸大將率三軍發哀成服俾中外感動從之  
是月以秦檜爲樞密使 三月己卯遙尊宣和皇  
后韋氏爲皇太后帝嘗謂輔臣曰宣和皇后春秋高  
朕朝夕思之不遑寧處屈己講和正爲此耳至是從



翰林學士朱震之請遙尊爲皇太后 十二月癸未  
王倫還自金初倫再使將還金人新廢劉豫撻懶送  
倫曰好報江南自今道途無壅和議可成倫至入對  
言金人許還梓宮及太后且許歸河南地帝喜曰若  
金人能從朕所求其餘一切非所較也丁亥復遣倫  
奉迎梓宮於金

八年三月壬辰復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  
兼樞密使初張浚嘗與趙鼎論人才浚極稱檜善鼎  
曰此人得志吾輩無所措足矣及鼎再相檜在樞密  
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任於帝而

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旣相制下朝士相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有憂色曰姦人相矣聞者皆以其言爲過五月丁未王倫偕金使來初倫至會寧見金主首謝廢劉豫次致使指會撻懶自河南還言於金主請以廢齊舊地與宋金主命羣臣議幹本力言不可東京畱守訛魯觀曰我以地與宋宋必德我阿懶曰我俘宋人父兄怨非一日若復資以土地是助讐也何德之有勿與便蒲盧虎位在幹本上撻懶訛魯觀附之由是蒲盧虎執議以河南陝西地與宋遂遣倫及其太原少尹烏陵思謀太常少卿石慶來議事將至

帝命吏部侍郎魏劭館伴之劭以爲御史時嘗言和議之非不可奉詔因備論敵情之不可信秦檜曰公以智料敵檜以誠待敵劭曰第恐敵不以誠待相公耳檜乃改命吳表臣思謀等至臨安入見帝謂輔臣曰先帝梓宮果有還期雖待二三年尚庶幾惟皇太后春秋高朕旦夕思念欲早相見此所以不憚屈己冀和議之速成也朝臣多言其不可帝怒趙鼎曰陛下於金人有不共戴天之讐今屈己請和不憚爲之者以梓宮及母后耳羣臣憤懣之詞出於愛君不可以爲罪陛下宜諭之曰講和非吾意以親故不得已

爲之但得梓宮及母后還敵雖渝盟吾無憾帝從其  
言眾議遂息烏陵思謀等稱朱弁忠節詔附黃金三  
十兩賜之 秋七月乙酉秦檜復請遣王倫如金定  
和議及申問諱日左正言辛次膺言宣和海上之約  
靖康城下之盟口血未乾兵隨其後今日之事當識  
其詐國恥未雪義難講好凡七上疏力諫不報 冬  
十月丁巳罷參知政事劉大中大中與趙鼎不主和  
議秦檜忌之薦蕭振爲侍御史振入臺卽劾大中罷  
之鼎曰振意不在大中也振亦曰趙丞相不待論當  
自爲去就矣 甲戌趙鼎罷帝意不樂鼎給事中勾



濤因詆鼎結臺諫及諸將帝聞益疑鼎乃引疾求罷  
遂出知紹興府入辭言於帝曰臣去後必有以孝弟  
之說脅制陛下者將行秦檜率執政餞之鼎不爲禮  
一揖而去檜益憾之 以勾龍如淵爲御史中丞先  
是宰執入見秦檜獨畱身言臣僚畏首畏尾多持兩  
端此不足與論大事若陛下決欲講和乞專與臣議  
勿許羣臣預帝曰朕獨委卿檜曰臣恐未便望陛下  
更思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帝意欲和甚堅檜猶以爲  
未也復進前說又三日檜復畱身奏事如初知帝意  
不移乃始出文字乞決和議然猶以羣臣爲患中書

舍人勾龍如淵爲檜謀曰相公爲天下大計而邪說橫起盍不擇人爲臺諫使盡擊去則事定矣檜大喜卽擢如淵爲中丞劾異議者卒成檜志 丁丑金以張通古蕭哲爲江南詔諭使與王倫偕來通古至泗州要所過州郡迎以臣禮知平江府向子諲不肯拜且上言和議之非遂乞致仕 十一月戊戌王倫入見辛丑詔曰金國遣使入境欲朕屈己就和命侍從臺諫詳思條奏於是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是非論之不聽遂請罷改兼侍講秦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



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  
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強  
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聞也復  
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也開  
又詣都堂問計果安出檜曰聖意已定又何言公自  
取大名而去如檜但欲濟國事耳開乃與從官張燾  
晏敦復魏矼李彌遜尹焞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言  
御史方廷實館職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  
圭馮時中趙雍皆極言不可和吏部員外郎許忻上  
疏曰金人始入寇也固嘗云講和矣靖康之初約肅

王至大河而返已而挾之北行河朔千里焚掠無遺  
及再舉深入遂陷都城懼我百萬之眾必以死爭也  
止我諸道勤王之師則又曰講和矣乃邀二聖出郊  
追取宗族係纍大臣然後僞立張邦昌而去則是金  
人所謂講和者果可信乎此已然之禍陛下所親見  
今徒以王倫繆悠之說遂誘致金人責我以必不可  
行之禮而陛下遂已屈已從之夫彼以詔諭江南而  
來是飛尺書而下本朝豈講和之謂哉我躬受之眞  
爲臣妾矣陛下方寢苦枕塊豈忍下穹廬之拜乎臣  
竊料陛下必不忍爲也萬一奉其詔令則將變置吾

之大臣分部吾之諸將邀求無厭靡有窮極當此之時陛下欲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之則復責我以違令其何以自處乎況犬羊之羣驚動我陵寢戕毀我宗廟劫質我二帝據守我祖宗之地塗炭我祖宗之民而又徽宗皇帝顯肅皇后鑾輿不反遂致萬國痛心是謂不共戴天之讐彼謂我之必復此讐也未嘗頃刻而忘圖我豈一王倫能平哉陛下包羞忍恥受其詔諭而彼之許我者不復如約則徒受莫大之辱貽萬世之譏縱使如約則是我今日所有土地先拱手而奉夷狄矣豈不痛哉自金使入境以來中外惶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二十二 四  
惑陛下必以王倫之言爲不妄金人之詔爲可從臣  
恐不惟墮夷狄之姦計而意外之虞將有不可勝言  
者此眾所共曉陛下亦嘗慮及於此乎國家今雖未  
能克復中原而大江之南亦足支吾軍聲麤振國勢  
麤定故金人因王倫之往復遣使來嘗試朝廷其謀  
叵測今虜使雖已就館謂當別議區處之宜更與二  
三大臣熟議其便無遺後時之悔不報 甲辰王庶  
罷庶論虜不可和者七見帝言者六秦檜方挾虜自重  
以爲功紕其說庶語檜曰公不思東都抗節存趙時  
而忘此虜耶檜大恨出庶知潭州 辛亥樞密院編



修胡銓抗疏言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頃緣宰臣無識舉以使虜專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爲名是欲劉豫我也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爲虜商鑑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爲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爲金虜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爲左袵朝廷宰

執盡爲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爲胡服  
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  
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  
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  
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爲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  
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  
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說啗陛下哉然而卒  
無一驗則虜之情僞已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  
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  
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

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謂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忍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往時蹈海之危固已萬萬儻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

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爲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侍臣僉議可否是蓋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



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  
管仲伯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而爲衣裳之會  
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爲左衽之鄉則  
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傅會  
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  
中書漫不敢可否事檜曰虜可和近亦曰可和檜曰  
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  
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  
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  
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

天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畱虜使  
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  
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書既上檜以銓狂妄凶悖鼓眾劫持詔除名編管昭  
州仍降詔播告中外給舍臺諫及朝臣多救之者檜  
迫於公論乃以銓監廣州鹽倉明年改簽書威武軍  
判官十二年諫官羅汝楫劾銓飾非橫議詔除名編  
管新州銓之初上書也宜興進士吳師古鋟木傳之  
金人募其書千金其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啟事  
爲賀其謫新州也同郡王廷珪以詩贈行皆爲人所

訐師古流袁州廷珪流辰州剛中謫知虔州安遠縣  
遂死焉晏敦復謂人曰頃言檜姦諸君不以爲然今  
方專國便敢爾他日何所不至耶 十二月己未以

李光參知政事秦檜既定和議將揭榜以吏部尚書  
李光有人望欲藉之同押榜以息浮議乃請於帝而  
用之光旣受命遂於尚書省榜諭金國使來盡割河  
南陝西故地通好於我許還梓宮及母兄親族餘無  
需索時檜以未見國書疑封冊白帝帝曰朕嗣守祖  
宗基業豈受金人封冊於是楊沂中解潛韓世良見  
檜曰朝議籍籍軍民洶洶若之何退又白之臺諫中

丞勾龍如淵謂檜曰但取金書納之禁中則禮不行而事定給事中樓炤亦舉諒陰三年事以告檜遂以檜攝冢宰詣館受書而王倫亦以計說張通古通古從之檜至館見通古受其書通古欲百官備禮檜使省吏朝服導從以書納於禁中 丙子張通古入見言先歸河南陝西地徐議餘事權禮部侍郎尹焞上疏曰本朝金狄之禍亙古未聞中國無人致其猾亂昨者城下之盟詭詐百出二帝北狩皇族播遷宗社之危已絕而續陛下卽位以來十有二年雖中原未復讐敵未殄然而賴祖宗德澤之厚陛下勤苦之至



億兆之心無有離異前年徽宗皇帝寧德皇后崩問  
遽來莫究不豫之狀天下之人痛心疾首而陛下方  
且屈意降志以奉迎梓宮請問諱曰爲事今又爲此  
議則人心日去祖宗積累之業陛下十二年勤撫之  
功當決於此矣不識陛下亦嘗深謀而熟慮乎抑在  
廷之臣不以告也禮曰父母之讐不共戴天兄弟之  
讐不反兵今陛下信讐敵之譎詐而覲其肯和以紓  
目前之急豈不失不共戴天不反兵之義乎或以金  
國內亂懼我襲己故爲甘言以緩王師儻或果然尤  
當鼓士卒之心雪社稷之恥尚何和之足爲不報

李綱時知洪州上疏曰臣竊見朝廷使王倫奉迎梓宮今倫之歸與金使偕來乃以詔諭江南爲名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此何禮也臣請試爲陛下言之金人毀宗社逼二聖而陛下應天順人光復舊業自我視彼則仇讐也自彼視我則腹心之疾也豈復有可和之理然而朝廷遣使通問冠蓋相望於道卑辭厚禮無所愛惜者以二聖在其域中爲親屈己不得已而然猶有說也至去年春兩宮凶問旣至遣使以迎梓宮承往遄返初不得其要領今倫使事初以奉迎梓宮爲指而金使之來乃以詔諭

江南爲名循名責實已自乖戾則其所以罔朝廷而生後患者不待詰而可知臣在遠方雖不足以知曲折然以愚意料之金以此名遣使其邀求大略有五必降詔書欲陛下屈體降禮以聽受一也必有赦文與朝廷宣布頒示郡縣二也必立約束欲陛下奉藩稱臣稟其號令三也必求歲賂廣其數目使我坐困四也必求割地以江爲界淮南荆襄四川盡欲得之五也此五者朝廷從其一則大事去矣金人變詐不測貪婪無厭縱使聽其詔令奉藩稱臣其志猶未已也必繼有號令或使親迎梓宮或使單車入覲或使

移易將相或改革政事或竭取租賦或朘削土宇從之則無有紀極一不從則前功盡廢反爲兵端以爲權時之宜聽其邀求可以無後悔者非愚則誣也使國家之勢單弱果不足以自振不得已而爲此固猶不可況土宇之廣猶半天下臣民之心戴宋不忘與有識者謀之尚足以有爲豈可忘祖宗之業生靈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屈服冀延旦暮之命哉臣願陛下特畱聖意且勿輕許深詔羣臣講明利害可以久長之策擇其善而從之帝不納先是倫使金從趙鼎受使指鼎言問禮數則君臣之分已定問地界則答



以大河爲界二事使者之大指或不從則已倫受命而行至是倫還有詔諭江南之名帝嘆息曰使五日  
前得此報趙鼎豈可去耶初檜主和議命韓世忠移  
屯鎮江世忠言金人詭詐恐以計緩我師乞畱此軍  
遮蔽江淮因力論和議之非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  
不勝從之未晚章數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  
面陳帝不許及張通古來以詔諭爲名世忠四上疏  
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最重處臣請當之且言  
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大夫盡爲陪臣恐人心  
離散士氣凋沮不報及通古還世忠伏兵洪澤鎮將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三  
邀殺之以壞和議不克而罷時劉豫既廢傳言金人  
欲立淵聖於南京以和定而止

九年春正月丙戌以金人通和大赦河南新復州軍  
直學士院樓炤草赦文略曰上穹開悔禍之期大金  
報許和之約割河南之境土歸我輿圖戢宇內之干  
戈用全民命張浚在永州上疏言燕雲之舉其鑿不  
遠虜自宣和以來挾詐反覆傾我國家蓋非可結以  
恩信者借令虜中有故上下紛雜天屬盡歸河南遂  
復我必德其厚賜謹守信誓數年之後人情益懈士  
氣漸消彼或內變既平指瑕造釁肆無厭之欲發難

從之請其將何辭以對顧事理可憂又有甚於此者  
陛下積意兵政將士漸孚一旦北面事虜聽其號令  
小大將帥孰不解體蓋自堯舜以來人主奄有天下  
非兵無以立國未聞委質可以削平禍難者也前後  
凡五上疏皆不報 戊子遣判大宗正事士儂兵部  
侍郎張燾詣河南修奉陵寢從史館校勘范如圭之  
請也 戊戌賜王倫同進士出身端明殿學士僉書  
樞密院事既又以倫爲東京畱守與金人交割地界  
二月癸丑以周聿爲陝西宣諭使方庭實爲三京  
宣諭使庭實至西京見先朝陵寢自永昌而下皆遇

發掘而秦陵至暴露歸以白帝秦檜怒之 三月丙

申王倫至汴見金兀朮交割地界得東西南三京壽

春府宿亳曹單州及陝西京西諸州之地兀朮遂自

祁州渡河而去移行臺於大名府 五月士儂張燾

自河南還燾上疏曰金人之禍上及山陵雖殄滅之

未足以雪此恥復此讐也必不可恃和盟而忘復讐

之大事帝問諸陵寢何如燾不對惟言萬世不可忘

此賊帝默然秦檜惡之出燾知成都府 時金人厚

有所邀議久不決將再遣使權刑部侍郎陳橐上言

金每挾講和以售其姦謀論者因其廢劉豫又還河



南地謂其有意於和臣以爲不然且金之立豫蓋欲  
自爲捍蔽使之南窺豫每犯順卒皆敗北金知不足  
恃從而廢之豈爲我哉河南之地欲付之他人則必  
以豫爲戒故捐以歸我往歲金書嘗謂歲幣多寡聽  
裁曾未淹歲反覆如此且割地通和則彼此各守封  
疆可也而同州之橋至今存焉蓋金非可以義交而  
信結恐其假和好之說騁繆悠之詞包藏禍心變出  
不測願深鑒前轍益嚴戰守之備使人人激厲常若  
寇至苟彼通和則吾之振飭武備不害爲立國之常  
如其不然決意恢復之圖勿循私曲之說天意允協

人心響應一舉以成大勳則梓宮太后可還祖宗境  
土可復矣秦檜憾之罷橐官 丁亥王倫如金議事  
金兀術時言於金主曰撻懶蒲盧虎主割河南地與  
宋必有陰謀今宋使在汴勿令踰境倫聞之卽遣介  
具言於朝會孟庾至汴倫卽解畱鑰將使指赴金國  
議事行至中山會撻懶等謀反金人執之蒲盧虎訛  
魯觀皆誅倫見金主於御子林致使指金主不答而  
令翰林待制耶律紹文爲宣勘官問倫知撻懶罪否  
倫對不知又問無一言及歲幣反求割地汝但知有  
元帥豈知有上國耶倫曰比蕭哲以國書許歸梓宮

太母及河南地天下皆知上國尋海上之盟與民休  
息使人奉使通好兩國耳紹文復曰卿畱雲中已無  
還期及貸之還曾無以報反間貳我君臣耶乃遣副  
使藍公佐還議歲貢正朔誓命等事及索河南北士  
民之在南者而徙倫拘於河間以待報命之至時皇  
后邢氏崩金人祕之 十二月李光罷光初謂可因  
和爲自治之計故署榜不辭及秦檜議撤淮南守備  
奪諸將兵權光始極言戎狄狼子野心和不可恃備  
不可撤檜惡之光復折檜於帝前曰觀檜之意是欲  
壅蔽陛下耳目盜弄國權懷姦誤國不可不察檜大

怒光遂求去

十年春正月丙戌遣工部侍郎莫將等使金充迎護梓宮奉迎兩宮使 五月己卯金兀朮撒離喝分道入寇兀朮以歸河南陝西地爲非計而張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請及其部置未定當議收復幹本然之及誅撻懶遂大閱國中兵於邠州命兀朮自黎陽趨河南撒離喝出河中趨陝西兀朮率孔彥舟等入汴遣烏祿取歸德李成取河南分兵下諸郡於是東京畱守路允迪等皆以城降西京畱守李利用棄城走河南州縣皆降撒離喝入同州趨永興軍權知軍事



郝遠開門納之陝西州郡所至迎降遂進據鳳翔  
秦檜聞金人叛盟以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中馮楫  
曰金人背盟我之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  
獨君鄉浚未測上意君其爲我探之楫入見曰金人  
長驅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  
正色曰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楫聞之意遂安 秋七  
月丙午以王次翁參知政事秦檜薦次翁爲中丞故  
凡可以爲檜地者無不力爲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  
罪狀兀术次翁懼檜得罪因奏曰前日國是初無主  
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必賢而排黜異黨

紛紛屢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爲至戒帝深然之檜得其言遂引與同列由是檜益安據其位公論不能搖奪矣 八月貶祕閣修撰張九成等官九成等皆言和議非計秦檜惡之乃貶九成知邵州喻樗知懷寧縣陳剛中知安遠縣凌景夏知辰州樊光遠闔州學教授毛叔度嘉州司戶參軍 九月罷諸大帥軍俱還鎮

十一年三月金兀朮渡淮北去 時秦檜力主和議恐諸將難制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於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柄自解檜喜密奏

召三大將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  
亦後至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爲副使並宣押至樞  
府治事俊知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御前且力贊  
和議檜大喜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御前遇出師  
取旨 九月莫將還自金兀朮欲講和莫將久畱於  
金乃縱之歸以道意秦檜遂奏遣劉光遠爲通問使  
冬十月壬午以魏良臣爲金國稟議使時兀朮遣  
劉光遠還欲得官尊望著者爲使秦檜乃奏遣良臣  
十一月辛丑金兀朮以蕭毅邢具瞻爲審議使與  
魏良臣偕來壬子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爲界求割

唐鄧二州及陝西餘地歲幣銀絹各二十五萬仍許歸梓宮太后帝悉從其請定議和盟誓乙卯以何鑄僉書樞密院事充金國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宰執及議誓官告祭天地社稷何鑄奉誓表往表略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爲界西有唐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併南四十里爲界屬鄧四千里外併西南盡屬光化軍爲敝邑沿邊州城旣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匹自壬戌年爲首每春季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



是歿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旣進誓表伏望上國  
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爲憑焉毅辭帝諭曰若今歲  
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如今歲未也則誓文爲虛  
設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兀朮遂如會寧見金  
主且趣割地尋復遣使來求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  
遂命周聿鄭剛中等分畫京西唐鄧二州陝西商秦  
之半以界金止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  
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以大散關爲界於是宋僅有  
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西蜀福建廣東西十五路  
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路止有階成和鳳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七百三金旣畫  
界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凡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  
鎮三十六守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三軍十有六  
縣六百三十二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  
以爲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  
甚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虜境秦檜恨之徙知敘  
州檜陰使人酖殺之

十二年二月癸巳何鑄還自金初蕭毅至臨安帝曰  
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今立信誓明言  
歸我太后朕不恥和不然朕不憚用兵及何鑄曹勛

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揮卿見金  
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所繫甚  
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爲請金  
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曹勛再三懇請金主  
乃許之遂遣鑄還許歸徽宗及鄭后邢后之喪與帝  
母韋氏 夏四月金遣左宣徽使劉箐以袞冕圭册  
册帝爲大宋皇帝 秋七月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  
金后有智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  
役者畢集然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  
變乃陽稱疾須秋涼進發已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

先史紀事本末 卷十一 二  
三千兩以犒其眾由是途中無虞后將南旋淵聖臥  
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乙宮使足矣他  
不敢望也后許之且與誓而別及歸帝至臨平奉迎  
見后喜極而泣后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  
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己丑帝易總服奉迎徽宗及  
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於龍德別宮 九月乙巳  
以和好成加秦檜太師封魏國公先三年通和赦河  
南新復州軍兀朮讀赦文謂不歸德其國遂指爲釁  
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遂屬其黨程克  
俊爲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大國行仁遂



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報之深恩而況申遣使輶許敦盟好來存沒者萬餘里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天啟固陵之古壤志伸就養日承長樂之慈顏於是郵傳至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甲寅遣使如金沈昭遠賀生辰楊愿賀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循契丹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如之冬十月以皇太后回鑾進封秦檜爲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與蔡京同辭不拜

十三年秋七月行人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

以來奉使如金被拘囚者三十餘人多已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去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悟室聚落也悟室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常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悟室持以問皓皓力折之悟室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爲言所以來爲兩國事旣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悟室怒

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  
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  
淵爲辭可也悟室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  
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李  
微持歸帝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二十年雖遣  
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族名家子流落於金者  
盡力拯救之畱金十五年而還入對內殿求郡養母  
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蘇武不能過豈可捨  
朕去耶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曰張魏公金人所  
憚乃不得用錢塘暫居爲景靈宮太廟皆極土木之

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遂除徽猷閣直學士  
提舉萬壽觀復以論事忤檜出知饒州邵初被囚柞  
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爲  
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厲豫怒械於獄久之復  
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皆莫知所在邵又以書  
言於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夜南侵不勝則首鼠  
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大國之利金人徙  
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佑神觀司諫詹  
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初副王倫使  
金旣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一人受書



還報弁與倫探策決去畱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  
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  
好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  
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  
有印印卽信也願畱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  
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臥起與俱金人迫弁仕豫且  
誅之復欲易其官弁皆誓不爲屈語在四年九月又  
以書訣洪皓曰金殺行人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  
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  
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報國諸公幸瘞我其

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之墓於我幸矣眾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粘沒喝死弁密疏金國虛實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弁奉送徽宗大行之文爲獻其辭有曰歎馬角之未生魂消雪窖扳龍髯而莫逮淚灑冰天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相張浚曰弁歸日當以禁林處之及還入見便殿弁謝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

梓宮次迎太母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  
之明然時運而往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  
可守而詭詐之心宜嘿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  
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武爲至德以苟安爲太平虐  
民而不恤民廣地而不廣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  
時與幾陛下旣知於始願圖厥終帝曰善納其言賜  
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教郎直  
祕閣而卒 十二月金遣完顏暉等來賀明年正旦  
以金酒器六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爲禮自是  
歲如之

十四年秋七月王倫爲金所殺金拘倫河間六載欲  
授以平灣三路都轉運使倫曰奉命而來非降也金  
人益脅以威倫自縊死後數年宇文虛中亦以反誅  
朱熹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  
之義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  
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  
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爲不如是則無以盡乎  
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  
則夫爲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爲之必報其  
讐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讐不與



共戴天寢苦枕塊不與共天下也而爲之說者曰  
復讐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  
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  
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累世無疆  
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  
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家靖康之  
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痛憤怨疾雖萬世  
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矣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  
紀復張諸將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十八  
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宰

相秦檜歸自虜庭力主其事當此之時人倫尚明  
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貴賤交口合辭以  
爲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  
和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  
則其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  
卻眾謀熒惑主聽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  
不可破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亡讎敵之患而  
偷宴安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  
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

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  
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  
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忘讎忍辱爲事  
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  
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廷其曰虜世讎不  
可和者尚書張公闡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  
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  
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爲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  
里爲讎人役之嘆者一日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  
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七十二  
言  
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  
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  
國終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  
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

二十五年冬十月丙申秦檜死檜自和議之成擅國  
柄者十五年偷安江左專爲粉飾太平計勸帝立太  
學耕藉田修舉彌文殆無虛日帝之視學也命其子  
禮部侍郎熺執經司業高閎講易泰卦知度州薛弼  
承檜意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檜大喜  
乞宣付史館自是四方祥瑞之奏日上舉朝晏然不



復知有兵事矣殿前軍士施全候檜入朝挾刃刺之於道不中捕送大理獄檜親鞫之全對曰舉天下皆欲殺虜人汝獨不肯故我欲殺汝也遂磔全於市檜懼每出列五十兵持長梃以自衛晚年尤銜恨舊臣不已書趙鼎李光胡銓三人姓名於一德格天閣必欲殺之鼎時安置吉陽軍檜令本軍月具存亡申省鼎遣人語其子汾曰秦檜必欲殺我我死汝曹無患不爾禍及一家矣因不食而死檜憾未釋也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張浚詩言於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會汪召錫告

宗室知泉州令衿觀檜家廟記口誦君子之澤五世  
而斬謫居汀州至是檜乃諷殿中侍御史徐嘉論趙  
汾與令衿飲別厚贐必有姦謀詔送汾令衿大理鞫  
問使汾自誣與張浚李光胡寅胡銓等五十三人謀  
大逆獄成而檜病不能書矣帝幸檜第問其疾檜惟  
流涕無一語子燻奏請代居相位者爲誰帝曰此事卿  
不當預遂命直學士院沈虛中草檜父子致仕制命下而  
檜死檜兩據相位倡和誤國忘讎數倫包藏禍心劫  
制君父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微旨動靜必  
具知之郡國事惟申省無至上前者性陰險深阻如

崖穽不可測同列論事上前未嘗力辨但以一二語  
傾擠之俾帝自怒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其頑鈍  
無恥者率爲檜用事以誣陷善類爲功凡無罪可狀  
者則曰立黨沽名曰訕謗曰指斥曰怨望甚則曰有  
無君心凡論人章疏皆檜自操以授言官識之者曰  
此老秦筆也自知惡極爲眾論所嫉置邏卒布滿京  
城聞有議之者卽捕治中以深文道路以目開門受  
賂富敵於國外國珍寶死猶及門檜每事與帝爭勝  
曹筠言水漲詔逐之檜陞爲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  
檜不待帝言卽改除之由是張扶請檜乘金根車呂

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勢漸不可制檜旣死帝謂楊  
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靴中置刀矣其畏之如此

張溥曰賊檜以建炎四年冬十月自金還紹興  
元年春二月參知政事倉皇北來不半載而登  
政府入相未有易焉者也旣與呂頤浩交構罷  
位榜罪朝堂進用之路塞矣久之張浚薦復官  
遂專相十八年封王身死享年六十有六以王  
安石之得君兼蔡京之久任和議成而國是亂  
遂爲賊臣首或曰汪伯彥未第時授館於王氏  
檜嘗從之學後日主和卽伯彥志也或曰金主



吳乞買以檜夫婦賜撻懶見任用黏罕寇淮上  
檜爲草檄室撻所親見其歸蓋金謀也檜固國  
賊狙逆無論高宗構亦人主也忘讎委身寵終  
無貳獨何心哉苗傅劉正彥之亂帝諭歸營傅  
等曰陛下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歸將何以處  
之韋太后南旋淵聖臥車前泣願得太乙宮使  
太后與誓而別及居慈寧宮遂不敢言帝之忌  
兄而不欲其歸其本心也而性復畏敵檜揣而  
持之相得益深紹興之初道君未崩帝卽求和  
檜說之曰脫引日不和上皇與宣和皇后不能

待此終天恨也紹興六年聞上皇喪檜又曰今  
所存者獨淵聖可以和矣始歆帝以愛親之名  
而使之不忍不和終教帝以拒兄之實而使之  
不得不和帝遂以檜爲知我厚我羣臣莫及也  
辱莫大於事虜而自稱爲孝害莫重於割地而  
反號曰仁至於殺岳飛而人道絕矣靖康時金  
人攻汴求三鎮檜上兵機四事力闢和議張邦  
昌之立同馬伸進狀乞存趙氏當日天下皆賢  
檜而不知異日所爲甚於邦昌劉豫也游酢大  
儒而目檜以苟或胡安國說春秋而薦檜於羣

賢紹興二年之逐臺省正士坐檜黨落職者二十餘人張浚趙鼎並墮術中悔無及也假令王莽死於建平謙恭流譽秦檜死於靖康忠直著聲豈非兩賢士大夫乎天顧優以年而稔其惡此固凶人之分必極而大奸之醜必露也檜與頤浩同事則傾頤浩與浚鼎同事則傾浚鼎飛死以後殺機日動趙汾之獄浚等五十三人皆坐大獄以病不能書而止度檜初年陰鷲樂禍豈遂至此而人老勢盈騎虎莫制繇其下達然乎帝構初奇檜繼惡檜後愛檜晚復畏檜厥念

不恆而同歸不肖漢靈帝父張讓而母趙忠難  
以常情論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金亮之惡

高宗紹興十八年六月金以完顏亮爲平章政事亮本名迪古乃金太祖子幹本之子爲人慄急猜忌殘忍任數自以己與金主同爲太祖孫常懷覬望及爲中京畱守專立威以懼眾結蕭裕爲腹心每與論天下事裕傾險揣知其意因曰畱守先太師太祖長子

德望如此人心天意宜有所屬誠有志舉大事願竭力以從亮喜遂與謀弒逆事至是引裕爲兵部侍郎十二月金以完顏亮爲右丞相亮生日金主遣近侍以司馬光畫像玉吐鶻殿馬賜之金主后裴滿氏亦附賜禮物金主聞之怒杖近侍奪回賜物亮本懷不軌疑畏益甚

十九年三月金主以完顏亮爲太保領三省事五月金以天變肆赦命翰林學士張鈞草詔參知政事蕭肄摘其語以爲誹謗金主殺鈞且問誰使爲之左丞相宗賢曰迪古乃實使之金主不悅出亮於行臺

亮過中原與畱守蕭裕定約而去亮至良鄉召還莫測其故大恐及至復拜平章謀逆益甚 冬十月金

主亶殺其弟胙王常勝遂殺其后裴滿氏初金宰臣議遷遼陽渤海之民於燕南近侍高壽星等當遷訴於裴滿后后白金主致怒遂杖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而殺左司郎中三合壽星等竟不遷秉德辨二人怨望遂與大理卿烏帶謀廢立烏帶以告完顏亮一日亮與辨語因問曰若舉大事誰可立者辨曰胙王常勝乎問其次曰鄧王子阿楞亮曰阿楞屬疎安得立辨曰公豈有意耶亮曰果不得已捨我其誰

於是旦夕相與密謀護衛將軍特思疑之以告裴滿后后白金主金主怒召辨曰爾與亮謀何事將如我何杖之亮因此忌常勝阿楞惡特思會河南兵士孫進作亂自稱皇弟按察大王而金主之弟止有常勝查刺亮乘此構常勝查刺阿楞達楞特思皆殺之金主積怒於后遂亦殺之而召胙王妃撒卯入宮繼之又殺德妃烏古論氏及夾谷氏張氏等十二月金完顏亮弒其主亶而自立時護衛十人長僕散忽土舊受幹本恩徒單阿里出虎與亮姻家亮皆使爲內應大興國嘗以李老僧屬亮得爲尚書省令史亮度



興國被杖怨望又使老僧結興國內應興國給事寢殿夜嘗取符鑰歸家是月丁巳乘忽土阿里出虎內直作變夜二鼓興國以符鑰啟門亮與妹婿徒單貞及平章政事秉德右丞唐括辨大理卿烏帶李老僧等以刀藏衣下入宮門者以辨乃國婿亮又至親不疑而納之及殿門衛士始覺有變亮等抽刀劫之莫敢動遂入寢殿金主嘗置佩刀於榻是夜興國先取刀投榻下金主求刀不得阿里出虎先進刃忽土次之金主頓仆亮前手刃之血濺滿其面與衣金主旣殂秉德等未有所屬忽土曰始有議立平章今復何

疑秉德遂與羣臣奉亮卽位詐以金主欲議立后召大臣因殺曹國王宗敏左丞相宗賢以秉德爲左丞相唐括辨爲右丞相烏帶爲平章政事謚裴滿后爲悼平皇后廢亶爲東昏王大赦改元

二十年春正月金主尊其嫡母徒單氏及母大氏皆爲太后徒單氏與大氏相得至歡及金主弒亶徒單氏曰帝雖失道人臣豈可至此金主銜之至是追尊幹本爲帝廟號德宗二母俱尊爲皇太后徒單氏居東宮號永壽宮大氏居西宮號永寧宮後徒單后生日酒酣大氏起爲壽徒單后方與諸公主宗婦語大

氏跪者久之金主怒而出明日召與徒單后語者皆杖之大氏以爲不可金主曰今日之事豈能尚如前日耶 夏四月金主亮大殺其宗室初亮在熙宗世見太宗諸子盛強忌之及卽位遂與蕭裕謀殺之又以前左丞相秉德首謀廢立而不卽勸進銜之將盡誅焉於是裕教尚書省令史蕭玉上變遂召領三省事阿魯右丞相唐括辨判大宗正事胡里甲繫鞫至則殺之因遣使如東京殺畱守阿鄰北京殺畱守斛祿補南京殺領行臺事秉德并誅其親屬復殺太宗子孫七十餘人粘沒喝子孫三十餘人諸宗室五十

餘人太宗粘沒喝後皆絕而烏帶蕭裕蕭玉等皆受重賞亮又令玉子尚主曰朕無以報卿使朕女爲卿男婦代朕事卿也 冬十月金主亮殺其左副元帥撒離喝等夷其族亮復忌斜也諸子盛強及宗室勳舊大臣欲盡除之乃諷都元帥府令史遙設誣飾上變遂殺撒離喝及景祖孫謀里野斜也子孛吉及其族百數十人以魏王幹帶孫活里甲好修飾亦族之二十一年五月金主亮納其叔母阿懶及宗婦於宮阿懶亮叔曹王阿魯補妻也亮殺阿魯補而納之封爲昭妃又命徒單貞語宰相曰朕嗣續未廣前所誅



黨人諸婦多朕中表親宜選納焉宰相乃奏請行之遂  
納阿魯子莎魯啜胡魯子胡里刺胡失打秉德弟紇  
里四人之妻於宮尋封紇里妻高氏爲修儀崇義節  
度使烏帶妻唐括定哥舊嘗與亮私及爲帝定哥使  
侍婢來朝亮諷使殺烏帶許以爲后定哥初不忍亮  
誡之曰不殺汝夫將族滅汝家定哥大恐縊殺烏帶  
卽納之宮中封貴妃大愛幸後與舊家奴姦賜死又  
使祕書監完顏文出其妻唐括石哥而以爲麗妃使  
乙刺補出其妻蒲察义察而納之又察亮姊之女也  
二十二年十二月金主亮聞濟南尹葛王烏祿妻烏

林答氏儀容整肅召之烏林答氏謂烏祿曰我不行  
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以相累也遂召王府臣僕曰  
爲我禱東嶽使皇天后土明鑑我心行至良鄉得間  
自殺

二十三年夏四月金太后大氏卒金主遷都於燕親  
屬皆從獨畱徒單太后於會寧徒單后常憂懼每中  
使至必易衣以俟命大氏在燕常思念徒單后及病  
篤以不得一見徒單后爲恨將死謂金主曰汝以我  
之故不令永壽宮偕來我死必迎致之事之當如事  
我

二十四年十一月金主納其諸從姊妹於宮壽寧縣  
主什古幹離不之女也靜樂縣主蒲刺及習撚兀朮  
之女也師古兒訛魯觀之女也混同縣君莎里古貞  
及其妹餘都阿魯之女也皆亮之從姊妹邨國夫人  
重節蒲盧虎之女孫亮之姪也張定安妻奈刺忽太  
后大氏之兄嫂也蒲魯胡只石哥之妹也皆有夫亮  
無所忌恥皆召與之私分屬諸妃位下莎里古貞最  
得幸每召必親候廊下立久則坐於師古膝上凡宮  
人在外有夫者初猶分番出入後乃盡遣其夫往會  
寧不聽出外每幸婦人必奏樂撒幃或妃嬪列坐輒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六  
率意淫亂使共觀之常於臥內遍設地衣裸逐爲戲  
二十五年冬十月金主亮命以大房山雲峰寺爲山  
陵遣右丞相僕散思恭等如會寧奉遷太祖太宗梓  
宮及迎徒單后還燕后至沙流河亮親迎之命左右  
持杖二束跪后前曰亮不孝久缺溫清願笞之后掖  
之曰今庶民有克家子尚且愛之不忍笞之我有子  
如是寧忍笞乎叱杖者退旣至居壽康宮亮事之外  
極恭順后起則自扶之嘗從輿輦徒行后所御物或  
自執之見者以爲至孝雖太后亦信其誠

三十一年八月金主亮弒其太后徒單氏初徒單后



聞亮欲南侵數以言諫之亮不悅每謁亮還宮必怒人不知其故及至汴后居寧德宮使侍婢高福娘問亮起居亮幸之因使伺后動靜凡后所爲事無大小福娘夫特末哥教福娘增飾其言以聞及契丹反樞密使僕散忽土往討辭謁后后謂曰國家世居上京旣徙中都今又至汴復將興兵涉江淮伐宋疲敝中國我嘗諫止之不見聽也契丹事復如此奈何福娘以告亮亮意謂后嘗養鄭王充爲己子充四子皆成立恐忽土將兵在外或有異圖乃召檢點大懷忠等使弒后且指后左右數人名皆令殺之后方携蒲

懷忠等至令后跪受詔后愕然方下跪尚衣局使虎  
特末從後擊之仆而復起者再高福娘等縊殺之并  
殺其左右數人亮命焚后於宮中棄骨於水并殺鄭  
王充之子檀奴阿里白等三人遂召忽士等皆殺之  
封高福娘爲鄖國夫人以特末哥爲澤州刺史

張溥曰宋自藝祖受命歷太眞仁英代有令主  
至徽欽而戕於金人帝后播遷陵廟糞土古今  
夷禍莫此爲酷趙氏南渡一矢無遺而天會明  
昌儼然帝制竊意天道好還何獨不信迨完顏  
亮立淫戮放恣始信彼蒼假手爲中國反爾也

白山黑水函普發祥娶六十老女種類繁育劾  
里鉢生數子阿骨打吳乞買最強滅遼伐宋虐  
戾已極吳乞買死合剌卽位卽阿骨打孫也亮  
亦孫行覬覦謀篡夜半抽刀眾呼萬歲自是吳  
乞買後七十餘人盡誅滅焉劉淵叛晉劉聰因  
之烝母殺兄石勒亂華石虎因之厥宗屠膾二  
虜雖免身刑禍窮繼體懷愍平陽報施不爽亮  
性殘毒倍於聰虎弑兄自立誅宗族淫骨肉六  
年以內殆無虛日卽蠻夷無禮烝報忿殺自其  
國俗胡爲衽席怨毒於家人尤亟乎粘沒喝幹

離不席捲汴京兀朮撒離喝盡銳南牧金源將  
帥爲宋難者無若四賊亮或族其家或淫其女  
生戮死辱靡有子遺假令大宋天討直擣金都  
鞭墓處宮決不至此而門內傷夷慘極未有婦  
姑姊妹皆充嬪御母子兄弟不保要領昊天惡  
金豈在劉石下哉然趙構南面忘仇甘爲金役  
而冀彼內亂託天言報子胥勇士懷媿實多亮  
統三十二總管之師飲馬長江宋不敢訟言其  
罪如漢王之責項羽舉朝皆婦人亮死猶笑之  
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三

宋史紀事本末

卷之十三

九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三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金亮南侵

金人殺亮立雍附

高宗紹興二十年三月遣參知政事余堯弼如金賀  
卽位及還金主亮以上皇玉帶附遺於帝其祕書郎  
張仲軻曰此希世之寶也亮曰江南之地他日當為  
我有此置之外府耳仲軻由是知金主有南侵之意  
遂每事先意逢之

二十一年二月以巫伋爲金國祈請使伋至金首請  
迎靖康帝歸國金主曰不知歸後何處頓放伋唯唯  
而退

二十三年三月金主亮自上京如燕遂改燕京爲中  
都大興府汴京爲南京削上京之名止稱會寧府又  
改中京大定府爲北京而東京遼陽府西京大同府  
如舊遣完顏長寧爲南京畱守經畫之以爲南侵之  
漸旣而汴京大火宮室盡焚金主大怒杖殺長寧  
二十六年三月東平進士梁勛上書言金人必舉兵  
宜爲之備帝怒編管勛於千里外州軍因下詔曰講



和之策斷自朕志秦檜特能贊朕而已豈以其存亡而渝定議耶近者無知之輩鼓倡浮言以惑眾聽至有僞撰詔命召用舊臣抗章公車妄議邊事朕甚駭之自今有此當重置憲典

二十七年二月金主亮御武德殿召其臣吏部尚書李通刑部尚書胡厲翰林直學士蕭廉賜坐而語之曰朕自卽位視閱章奏治宮中事常至丙夜始御內寢疇昔之夜方就榻恍惚如親覲有二青衣持幢節自天降授朕以幅紙若牒謂上帝有宣命朕再拜受遂佩弓矢具鍪鎧將從之前而朕常所御小駿號小

將軍者倏已鞚勒待墀下青衣揖就騎旣行但覺雲霧勃起起馬蹶閒下如海濤洶湧方覺心悸望一門正開金碧焜燿青衣指之曰天門也朕隨入焉又里許至鈞天之宮嚴邃宏麗光明奪目朕意欲馳二金甲子謂朕曰此非人間可下馬步入及殿下垂簾若有所待須臾有朱衣出贊拜髣髴聞殿上語如嬰兒使青衣傳宣畀朕曰天策上將令征宋國朕伏而謝使復就馬見兵如鬼者左右前後杳無邊際發一矢射之萬鬼齊喏聲如震雷驚而寤喏猶不絕於耳朕立遣內侍至殿視小將軍喘汗雨浹取箭箠數之亦

亡其一矢昭應如此豈天假手於我令混江南之車  
書耶眾皆稱賀於是南侵之議益決

二十八年五月金主亮召李通及翰林學士承旨翟  
永固宣徽使敬嗣暉翰林直學士韓汝嘉入見薰風  
殿問曰朕欲遷都於汴遂以伐宋使海內一統卿意  
如何通以天時人事不可失機爲對亮大悅永固卻  
立楹間亮顧見之問之故徐進曰臣有愚慮請殫一  
得本朝自海上造邦民未見德而黷兵是聞古稱兵  
猶火不戢將自焚也故雖如梁王之武毅猶以和爲  
上策今宋室偏安天命未改金繒締好歲事無闕遽

欲出無名之師以事遠征臣竊以爲未便兼中都始成未及數載帑藏虛乏丁壯疲瘁營汴而居是欲竭根本富庶之力以繕爭戰邱墟之地尤爲非宜臣事陛下不敢不以正對因伏地請死亮以問暉汝嘉暉是通汝嘉是永固亮大怒拂袖起傳宣二臣殿側聽旨繼而召翰林待制綦戩講漢史及陸賈新語事亮怒稍霽乃赦之明日以爲右丞嗣暉爲參知政事永固遂請老 秋七月金以李通參知政事初金主亮召其倖臣祕書少監張仲軻左諫議大夫馬欽校書郎田與信等便殿侍坐金主謂仲軻曰漢之封疆不



過七八千里今吾國幅員萬里可謂大矣仲軻曰本朝疆土雖大而天下有四主若能一之乃爲大矣金主曰彼且何罪而伐之仲軻曰臣聞宋人買馬修器械招納山東叛亡豈得謂無罪金主喜曰向者梁瓌嘗爲朕言宋有劉貴妃者資質美豔今一舉而兩得之俗所謂因行掉臂也江南聞我舉兵必遠竄耳欽與信皆對曰海島蠻越臣等皆知道路彼將安往金主曰然則天與我也朕舉兵滅宋遠不過二三年然後討平高麗夏國一統之後論功遷秩分賞將士彼必忘勞矣時金主恃其累世強盛欲大肆征伐以一

天下嘗曰天下一家方可以爲正統及拜李通參知  
政事通承金主意遂與仲軻欽及近習羣小輩盛言  
江南富庶子女玉帛之多逢其欲金主以通爲謀主  
遂議舉兵南侵 冬十月金主亮遣其左丞相張浩  
參政敬嗣暉如汴京營建宮室國子司業黃中使還  
上言金人治汴京必欲徙居以迫我不可不早爲之  
備若彼果至汴則壯士健馬不數日可及境矣宰相  
湯思退大怒貶中官

二十九年春正月金主亮命其左丞相張浩及敬嗣  
暉內侍梁漢臣與中國叛臣孔彥舟造戰船於通州

遣使籍諸路猛安部族及契丹奚人不限丁數悉僉之凡二十四萬又僉中都南都中原渤海丁壯年二十以上五十以下者皆籍之凡二十七萬雖親老丁多求一子畱侍亦不聽又遣使分詣諸道總管府督造兵器命諸路舊貯兵器並致於燕又建汴宮修燕城民不能堪箭翎一尺至千錢村落間往往椎牛以供筋革至於烏鵲狗彘無不被害者 五月禮部侍郎孫道夫使金還金主亮謂之曰歸白爾帝事我上國多有不誠今略舉二事爾民有逃入我境者邊吏皆卽發還我民有叛入爾境者有司索之往往託詞

不發一也爾於沿邊盜買鞍馬備戰陣二也蓋欲南  
侵故設此二端爲詞道夫還具奏之帝曰朝廷待之  
甚厚彼以何名爲兵端道夫曰彼身弑其君而奪之  
位興兵豈問有名湯思退沈該不以爲然道夫每對  
帝輒言武事該疑其引用張浚忌之貶知綿州六  
月帝聞金主亮有南侵意疑之使王綸往覘綸還入  
對言鄰國恭順和好無他皆陛下威德所至湯思退  
等皆賀帝曰中外之論皆欲沿邊屯戍軍馬移易將  
帥爲進取之計萬一輕舉兵連禍結何時而已

三十年春正月金遣施宜生來賀正旦宜生閩人也



上命吏部尚書張燾館之都亭時諜者傳金亮造舟  
調兵之事上不深信館者以首邱諷宜生微問其的  
宜生爲隱語曰今日北風甚勁又取几間筆扣之曰  
筆來筆來宜生歸爲介所告金主烹之 八月賀允  
中使金還言金人必叛盟宜爲之備不聽命允中致  
仕

三十一年三月詔廷臣議邊事先是陳康伯以金人  
必敗盟請早爲之備及聞金人南侵已決乃召楊存  
中及三衙帥至都堂議舉兵又詔侍從臺諫集議康  
伯傳上旨曰今日更不論和與守直問戰當如何時

上意雅欲視師內侍省都知張去僞陰沮用兵且陳  
退避策中外妄傳幸閩蜀人情洶洶朱倬無一語康  
伯奏曰金狄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聖  
意堅決則將士之意自倍願分三衙禁旅助襄漢待  
其先發應之乃以利州西路都統制吳拱知襄陽部  
兵三千戍之退守荆南以視緩急 五月金人來求  
淮漢之地初金主亮聞人言行在景物繁麗嘗密隱  
畫工於奉使中俾寫臨安湖山以歸爲屏而圖己之  
像策馬於吳山絕頂題詩其上有立馬吳山第一峯  
之句至是遣其簽書樞密院事高景山右司員外郎

王全以賀天中節爲名亮謂全曰汝見宋主卽面數其焚南京宮室沿邊買馬招致叛亡之罪當令大臣來此朕將親詰之且索淮漢之地如不從則厲聲詆責之彼必不敢害汝蓋欲激怒以爲南侵之名也又謂景山曰回日以全所言奏聞全至臨安一如金主之言以詆帝帝謂全曰聞公北方名家何乃如是全復曰趙桓今已死矣帝始聞淵聖崩遂起舉哀詔以王全語諭諸路統制帥守監司隨宜應變無失機會

六月金主亮遷都於汴

秋七月金大括馬於諸

路初金調馬諸路以戶口爲差計五六十萬匹仍令

戶自養以俟至是又大括羸馬官至七品聽畱一匹併舊籍民馬其在東者給西軍在西者給東軍交相往來晝夜絡繹不絕死者狼籍於道其亡失多者官吏懼罪或自殺所過蹂踐民田調發牽馬夫役詔河南州縣所儲糧米以備大軍不得他用羸馬所至當給芻粟而無可給有司以爲請金主亮曰北方比歲民間儲蓄尚多今禾稼滿野自可就收田中借令再歲不穫亦何傷乎於是國內騷然盜賊蠡起大者連城邑小者保山澤有以盜賊事聞者亮輒杖而黜其官太醫使祈宰上疏諫南伐亮殺之由是羣臣不敢



言 金主亮大殺宋遼宗室之在國者凡百三十餘人 遣徐嘉如金賀遷都嘉至盱眙金主亮使韓汝嘉就境上止之曰朕始至此比聞北方小警欲復歸中都無庸來賀也嘉乃還 八月辛丑宿遷人魏勝

起兵復海州總管李寶承制以勝知州事勝多智勇初應募爲弓箭手居山陽及金人籍諸路民爲兵勝躍曰此其時也聚義士三百北渡淮取漣水軍宣布朝廷德意不殺一人經畫布置課酒榷鹽士卒有自北來歸者勝與之同臥起共飲食示以不疑周其貧窶使之感激自是河北山東歸附者日眾金知海州

事高文富遣兵捕勝勝迎擊走之追至城下文富閉門固守勝令城外多張旗幟舉烟火爲疑兵又使人向諸城門諭以金人棄信背盟無名興兵及本朝寬大之意城中人聞卽開門獨文富與其子安仁率牙兵拒之勝殺安仁及州兵千餘擒文富民皆安堵如故勝遣人諭胸山懷仁沭陽東海諸縣皆定之乃蠲租稅釋罪囚發倉庫犒戰士分忠義士爲五軍紀律明肅部分如宿將勝益募忠義以圖收復遠近聞之響應旬日得兵數千勝將董成率所部千餘人直入沂州殺金守將及軍士三千餘眾悉降得器甲數萬

金遣蒙恬鎮國以兵萬餘取海州抵州北二十里新  
橋勝率兵出迎之設伏於隘障以待眾殊死戰伏發  
賊大敗殺鎮國馘千人降三百人軍聲益振山東之  
民咸欲來附勝傳檄招諭結集以待王師之至沂民  
壁蒼山者數十萬金人圍之久不下砦首滕焜告急  
於勝勝提兵往救之陳於山下金人多伏兵勝兵遇  
伏皆赴砦金人襲之勝單騎而殿以大刀奮擊金人  
望見勝知其爲將也以五百騎圍之數重勝馳突四  
擊金陣開復合戰移時身被數十槍冒刃出圍金兵  
追之馬中矢踏步而入砦無敢當者金人又急攻絕

其水砮中食乾糲殺牛馬飲血勝默禱而雨驟作金人攻益急周山爲營勝度其必復攻海州因間出砮趨城中金人果解蒼山圍自新橋抵城下勝出戰皆捷金兵分四面攻之勝募兵登城以禦矢石如雨者七日金兵死傷多遁去

乙卯劉錡引兵屯揚州遣統制王剛中以兵五千屯寶應

己巳起復成閔爲京湖制置使節制兩路軍馬

九月金主亮大舉入寇亮分諸道兵爲三十二軍置左右大都督及三道都統制府以總之以奔睹爲左大都督李通副之紇石烈良弼爲右大都督烏延蒲盧渾副之蘇保衡爲



浙東道水軍都統制完顏鄭家副之由海道徑趨臨  
安劉萼爲漢南道行營兵馬都統制進自蔡州以瞰  
荆襄徒單合喜爲西蜀道行營兵馬都統制由鳳翔  
趨大散關駐軍以俟後命左監軍徒單貞別將兵二  
萬入淮陰金主亮召諸將授方略賜宴於尚書省命  
皇后徒單氏與太子光英居守張浩蕭玉敬嗣暉畱  
治省事亮戎服乘馬具裝啓行妃嬪皆從眾六十萬  
號百萬氈帳相望鉦鼓之聲不絕李通造浮梁於淮  
水之上將自清河口入淮東遠近大震 庚辰詔劉  
錡王權李顯忠戚方備清河潁河渦河口 丁亥高

平人王友直起兵復大名遣使入朝友直幼從父佐游志復中原聞金主亮渝盟乃結豪傑謂之曰權所以濟事權歸於正何害於理卽矯制自稱河北等路安撫制置使以其徒王任爲副使徧諭州縣勤王未幾得眾數萬制爲十三軍置統制等官以統之進攻大名一鼓而克撫定眾庶諭以紹興年號遣人入朝未幾自壽春來歸詔以爲忠義都統制 冬十月金主亮渡淮慮魏勝睨其後分軍數萬圍海州會李寶帥舟師由海道將拒敵於膠西勝遣人邀之寶遡風至東海慷慨厲士卒赴援與勝同擊金兵於新橋敗

之勝還守北關金兵逼關勝登關門張樂飲酒犒軍  
士令固守勿出戰踰時乃少遣士出憑險隘擊之金  
人知不可攻率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斂兵入城金  
人欲過砂堰圍城爲營勝先已據堰拒之尋以單騎  
逐虜於東門外大聲叱之金騎五百皆望風退勝又  
追十數里金兵駭散明日乘昏霧四面薄城急攻勝  
竭力捍禦城上鎔金液投火牛金兵不能前多死傷  
乃拔砦走 辛丑劉錡以兵駐清河口扼金師金人  
以氈裹船載糧而來錡使善沒者鑿沈其舟金人自  
渦口渡淮錡次於淮陰列兵運河岸以扼之 丁未

金人立曹國公烏祿爲帝於遼陽更名雍金主亮自發汴京將士在道多亡歸者曷蘇館猛安福壽高忠建盧萬家婆娑路總管謀衍東京謀克金住等始授甲於大名卽舉部亡歸從者至二萬餘皆公言於路曰我輩今往東京立新天子矣時東京畱守烏祿許王訛里朶之子太祖之孫也性仁孝沈靜明達眾心歸之亮嘗使謀良虎圖淮北諸王烏祿聞而憂懼會故吏六斤自汴還具言金主弑母等事且曰將遣使害宗室兄弟矣烏祿益懼謀於其舅興元少尹李石石勸烏祿先殺副畱守高存福烏祿遂執存福將殺



之適福壽等以軍入東京乃共殺存福等烏祿遂御  
宣政殿卽位大赦改元大定下詔暴揚亮罪惡數十  
事追尊訛里朶爲帝 戊申劉錡遣都統王權措置  
淮西權不從錡節制聞金兵大至卽棄廬州退屯昭  
關兵皆潰錡聞之遂自淮陰退還揚州金主亮入廬  
州權自昭關退保和州 吳拱成閔遣兵復唐鄧諸  
州 丁巳帝聞王權敗召楊存中至內殿議禦敵之  
策因命存中就陳康伯議欲航海避敵康伯延之入  
解衣置酒帝聞之已自寬明日康伯入奏曰聞有勸  
陛下幸越趨閩者審爾大事去矣盍靜以待之一日

帝忽降手詔曰如敵未退散百官康伯焚詔而後奏  
曰百官散主勢孤矣帝意旣堅康伯乃請下詔親征  
帝從之詔旨有云惟天惟祖宗旣共昌於基運有民  
有社稷敢自逸於燕安又云歲星臨於吳分定成淝  
水之勦鬪士倍於晉師可決韓原之勝帝次平江以  
葉義問督視江淮軍馬中書舍人虞允文參贊軍事  
尋以楊存中爲御營宿衛使金人陷眞州統制邵  
宏淵逆戰敗走庚申王權退屯采石金主亮入和  
州以梁山灤水涸先所造戰船不得進命李通復造  
船督責苛急將士日夜不得休息壞城中民居以爲

材木煮死人膏爲油用之 乙丑金人陷揚州劉錡  
以舟渡真揚之民於江南畱屯瓜洲金人來爭錡命  
步將吳超員琦王佐等拒之於阜角林錡陷重圍下  
馬死戰佐以步卒設伏林中金人旣入張弩俄發金  
人以運河岸狹非騎兵之利稍稍引去追擊大破之  
斬其統軍高景山 丙寅李寶大破金人於陳家島  
殺其將完顏鄭家奴寶旣解海州之圍遂與其子公  
佐引舟師至膠西石臼島敵舟已出海口泊陳家島  
相距僅一山時北風盛寶禱於石臼神風自桅樓中  
來如鐘鐸聲眾咸奮引舟握刃待戰敵操舟者皆中

原遺民遙見寶船給敵兵入舟使不知王師猝至風  
駛舟疾過山薄敵鼓聲震蕩海波騰躍敵大驚掣矜  
舉帆帆皆油纈綿互數里風浪捲聚一隅無復行次  
寶命火箭射之煙焰隨發延燒數百艘火所不及者  
猶欲前拒寶叱壯士躍登其舟以短兵擊殺之降其  
眾三千餘人斬其帥完顏鄭家奴等六人擒倪詢等  
上於朝獲其統軍符印與文書器甲糧斛以萬計餘  
物眾不能舉者悉焚之火四晝夜不滅 十一月壬  
申召張浚判建康府先是秦檜既主和晏然不復以邊  
事爲意浚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計氏年高言之必被



禍計氏知之誦其父咸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於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浚意遂決上疏言當今事勢如養大疽於頭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遲則禍大而難治疾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於獨謹察情僞預備倉卒庶幾社稷安全不然後將噬臍事下三省檜大怒貶浚連州居住及檜死朝廷復以和爲可恃如檜時浚方居喪會星變求言浚慮虜數年間必求釁用兵而吾方溺於宴安莫爲之備沈該万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不敢以喪爲嫌復上疏極言臺諫論浚名在罪

籍倡異議以動國是復貶永州居住至是殿中侍御  
史陳俊卿上疏極言浚忠蓋帝悟乃有是命召王  
權赴行在以李顯忠代將其軍金人犯瓜洲時劉  
錡病甚求解兵柄畱其姪中軍統制劉汜以千五百  
人塞瓜洲李橫以八千人固守詔錡還鎮江專防江  
於是盡失兩淮之地金人攻圍益急汜以克敵弓射  
卻之葉義問至鎮江見錡病劇以李橫權錡軍遂督  
兵渡江眾以爲不可義問強之汜請出戰錡不從汜  
拜家廟而行金人鐵騎奄至江上汜先退李橫以孤  
軍不能當亦卻失其都統制印橫左軍統制魏俊右

軍統制王方死之橫汜僅以身免義問聞之乃陸走趨建康 乙亥金主亮臨江築臺自被金甲登臺殺黑馬以祭天以一羊一豕投於江中召奔睹等謂之曰舟楫已具可以濟江矣蒲盧渾曰臣觀宋舟甚大我舟小而行遲恐不可濟亮怒曰爾昔從梁王追趙構入海島豈皆大舟耶誓明日渡江晨炊玉麟堂先濟者與黃金一兩亮置黃旗紅旗於岸上以號令進止時葉義問命虞允文往蕪湖迎李顯忠交王權軍且犒師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敵騎充斥官軍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傍皆權敗兵也允文謂

坐待顯忠則誤國事遂立召諸將勉以忠義曰金帛告命皆在此以待有功眾曰今既有主請死戰或謂允文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他人壞之公受其咎耶允文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將安避乃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戈船爲五其二並東西岸其一駐中流藏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甫畢敵已大呼亮操小紅旗麾數百船絕江而來瞬息之間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官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統制時俊之背曰汝膽略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俊卽揮雙刀出土殊死戰中流官軍以海鱗船衝敵舟皆



平沈敵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卒自光州至允  
文授以旗鼓從山後轉出敵疑援兵至始遁允文又  
命勁弩尾擊追射大敗之金兵還和州凡不死於江  
者亮悉敵殺之會報曹國公已卽位於東京改元大  
定亮拊髀歎曰朕本欲平江南改元大定此非天乎  
因出其素所書取一戎衣天下大定改元事以示羣  
臣遂召諸將帥謀北還且分兵渡江李通曰陛下親  
征深入異境無功而還若眾散於前敵乘於後非萬  
全計若畱兵渡江車駕北還諸將亦將解體今燕北  
諸軍近遼陽者恐有異志宜先發兵渡江斂舟焚之

絕其歸望然後陛下北還南北皆指日而定矣亮然  
之允文知亮敗明當復來夜半部分諸將分海舟縋  
上流別遣盛新以舟師截金人於楊林河口明日敵  
果至因夾擊之復大敗焚其舟三百敵遣僞詔來諭  
王權似有宿約者允文曰此反間也乃復書言權因  
退師已置憲典新將李顯忠也願快戰以決雌雄亮  
得書大怒遂焚其龍鳳舟斬梁漢臣及造舟者二人  
率其軍趨揚州使符寶郎耶律沒答護神果軍扼淮  
渡凡自軍中還至淮上無都督府文字皆殺之丁  
亥劉錡以疾罷李顯忠至采石虞允文語之曰敵入

揚州必與瓜洲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公能分兵相助乎顯忠分萬六千與之允文遂還京口時敵屯重兵滁河造三牖儲水深數尺塞瓜洲口楊存中成閔邵宏淵諸軍皆集京口凡二十餘萬允文以戰艦數少不足用聚材改治之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河之衝以苗定駐下蜀爲援且謁劉錡問疾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以疾篤召還提舉萬壽觀詔以成閔等爲招討使閔淮東李顯忠淮西吳拱湖北京西乙未金主亮至瓜洲居於龜山寺虞允文與

楊存中臨江按試命戰士踏車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敵持滿以待相顧駭愕亮笑曰紙船耳有一將跪奏南軍有備不可輕願駐揚州徐圖進取亮怒杖之五十召諸將約以三日濟江否則盡殺之驍騎高僧欲誘其黨以亡事覺亮命眾刃剗之乃下令軍士亡者殺其蒲里衍蒲里衍亡者殺其謀克謀克亡者殺其猛安猛安亡者殺其總管由是軍士益危懼亮又令軍中運鴉鶻船於瓜洲期以明日渡江敢後者死眾欲亡歸乃決計於浙西都統制耶律元宜及猛安唐括烏野且曰前阻淮渡皆成擒矣比聞



遼陽新天子卽位不若共行大事然後舉兵北還元  
宜然之期詰旦衛軍番代卽行事黎明元宜等帥諸  
將以眾薄亮營亮聞亂意宋兵奄至攬衣遽起箭入  
帳中亮取視之愕然曰乃我兵也近侍大慶山曰事  
急矣當出避之亮曰走將安往方取弓已中箭仆地  
延安少尹納合幹魯補先刃之手足猶動遂縊殺之  
軍士攘取行營服用皆盡乃取驍騎指揮使大磐衣  
巾裹其屍而焚之收其妃嬪及李通郭安國徒單永  
年梁琬大慶山等皆殺之元宜自爲左領軍副大都  
督使人殺太子光英於汴退軍三十里遣人持檄詣

鎮江軍議和未幾金軍在荆襄兩淮者皆拔柵北還  
初金人之犯邊也鄭焦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  
至是果然 金主雍知亮被殺趨入燕京 十二月  
成閔李顯忠收復兩淮州郡 張浚至建康先是浚  
被召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時金兵充斥浚遇東  
來者云敵兵方盛焚采石烟焰漲天慎毋輕進浚曰  
吾赴君父之急知直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  
一舟敢行北岸者浚乘小舟徑進過池陽聞金亮敗  
餘眾猶二萬屯和州李顯忠兵在沙上浚往犒之一  
軍見浚以爲從天而下浚犒軍畢卽趨建康先牒通

判劉子昂辦行宮儀物至是遂請車駕臨幸帝從之  
戊申帝如建康張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  
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隱然軍民皆倚以爲重  
三十二年春正月山東人耿京起兵復東平時金主亮  
旣死中原豪傑並起京據東平自稱東平節度使以  
歷城人辛棄疾掌書記棄疾勸京來歸京遣棄疾奉  
表詣行在帝大喜厚賚之以京知東平府 金主雍  
下令散南征之眾以高忠建爲報諭宋國使且告卽  
位 二月癸卯帝發建康瀕行謂張浚曰卿在此朕  
無北顧憂矣御史吳芾言建康可以控帶襄漢經略

淮甸大駕宜畱以繫中原之望若還臨安則西北之勢不能相從矣不從 閏月辛棄疾至山東值耿京將張安國已殺京降金棄疾還至海州與眾謀曰我緣主帥來歸朝不期事變何以復命乃約李寶統制王世隆忠義人馬全福等徑趨金營卽帳中縛安國獻於臨安斬之詔授棄疾江淮判官 夏四月戊子金高忠建至臨安議遣使報聘且賀卽位工部侍郎張闡請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此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然之遂遣洪邁充賀登極使帝謂執政曰向日講和本爲梓宮太后雖



屈己卑辭有所不憚今兩國之盟已絕宜正名畫境  
朝議歲幣當先定之邁乃奏接伴禮儀十有四事既  
而忠建責事以臣禮及取新復州郡陳康伯以義折  
之乃止邁行書用敵國禮帝手札賜邁曰祖宗陵寢  
隔闕三十年不得以時洒掃祭祀心實痛之若彼能  
以河南見歸必欲居尊如故正復屈己亦何所惜邁  
奏言山東之兵未解則兩國之好不成至燕金閣門  
見國書不如式卽令於表中改陪臣二字朝見之儀  
必欲用舊禮邁執不可金鎖使館三日水漿不通及  
見金人語不遜欲畱邁張浩不可乃遣還 金人復

攻海州鎮江都統張子蓋及魏勝敗之金人復遣豆斤太師發諸路兵二十餘萬攻海州先遣一軍自州西南斷勝軍餉道勝擇勁悍三千餘騎拒於石闌堰金軍不能進逮夜始還畱千人備險隘金兵十萬來奪勝率眾鏖戰殺數千人餘皆遁去勝還入城無何金兵環城圍數重勝與郭蔚分兵備禦或獨出擾之使不得休息又間夜發兵劫其營或焚其攻具既而金人併力急攻勝告急於李寶寶以聞命張子蓋赴援進次石湫堰金人陳萬騎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統制張汜略陳中流矢死子蓋曰事急矣奮臂

大呼馳入陣勝等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溺石湫河  
死者半圍遂解 六月罷二招討司以金人議和故也  
初李顯忠陰結金都統蕭琦爲內應請出師欲自宿  
亳趨汴由汴京以通關陝關陝旣通則鄜延一路熟  
知顯忠威名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部曲數萬以取  
河東會詔罷兵乃止顯忠初名世輔綏德青澗人世  
爲蘇尾九族都巡檢使年十七隨父永奇出入行陣  
以勇捷知名先是金人陷延安授永奇父子宫永奇  
聚泣曰我宋臣也世受國恩乃爲彼用耶會劉豫令  
世輔帥馬軍赴東京永奇密戒之曰汝若行乘機卽

歸本朝無以我故貳其志事成我亦不朽矣世輔至  
東京從兀朮以萬騎獵淮上世輔令吳俊往探淮水  
可渡馬處欲執兀朮歸朝俊還世輔馳問之爲竹刺  
傷馬而止兀朮授世輔知同州世輔至鄜省父永奇  
曰同州入南山乃金人往來驛路汝可於此擒其酋  
渡雒渭由商虢歸朝第報我知我當以兵取延安而  
歸金撒離喝至同州世輔以計執之馳出城至雒河  
舟後期不得渡與追騎屢戰皆捷世輔憩高原望追  
騎益多撒離喝搏頰求哀世輔乃與折箭爲誓不得  
殺同州人及害我骨肉撒離喝許之遂推之下追兵



爭救得免世輔攜老幼長驅而北至鄜城急遣人告  
永奇永奇卽挈家出城至馬翅谷爲金人所及家屬  
三百口皆遇害世輔僅以二十六人奔夏旣至夏人  
問其故世輔泣具言父母妻子之亡切齒疾首恨不  
卽死願得二十萬衆生擒撒離喝取陝西五路歸於  
夏夏主以世輔爲延安經略使與其臣王樞嚟訛同  
出師時紹興九年五月也世輔至延安總管趙惟清  
大呼曰鄜延今復歸朝已有赦書世輔取赦文觀之  
因與官屬列拜大哭乃以舊部八百餘騎往見王樞  
嚟訛諭之曰世輔已得延安府見講和赦書招撫可

以本部軍歸國噶訛不從曰初經略乞兵來取陝西  
旣到此乃命我歸耶世輔知勢不可乃出刀斫噶訛  
不及擒王樞縛之夏人以鐵鷁子軍來戰世輔以所  
部拒之馳揮雙刀所向披靡夏兵大潰世輔揭榜招  
兵得驍勇萬人乃擒害其父母弟姪者斬於東市行  
至鄜州有馬步軍四萬餘遂見吳玠於河池尋之行  
在帝撫勞再三賜名顯忠

張溥曰苻堅大舉寇晉投鞭斷流而敗於淝水  
金亮舉國南侵氈帳相望而敗於采石二者皆  
氣盈激極禍不旋踵所謂兵驕者敗也然堅之

寇晉慕容垂乘之其兵先敗而國乃亡亮之寇  
宋烏祿乘之其國先亡而身及弒大患在內不  
自覺悟而空國攘袂急求外鬪死且晚矣謝元  
等之破堅也以八萬眾敵九十萬虞允文之破  
亮也以萬八千眾敵六十萬眾寡勢殊強弱等  
絕忽決機俄頃轉禍爲福成功之會天人參焉  
晉孝武時苻秦一跌困不復振金亮縊死慘於  
苻堅紹興國勢強於太元而大金恣睢宋朝稽  
顙卒無改焉者何也孝武卽位專任謝安淝水  
旣勝絕秦不通慕容垂姚萇之徒背叛自立秦

四面受敵晉坐觀其疲而國滅矣金國强大幅  
員萬里高麗宋夏莫敢與爭而趙構懦弱尤以  
稱臣爲得策金亮治兵梁勛黃中孫道夫賀允  
中等請修戰具立賜貶逐驟聞警至卽議遁逃  
陳康伯力勸親征虞允文權宜濟師幸得一勝  
非構所望也亮死雍立金亂宋治不乘此時定  
都建康招合義師正國體復故疆而猶遜辭修  
賀反轡臨安悲哉構也天有亡夷之心帝無自  
強之志此一君者旣不能處敗又不能處勝亮  
死之明年而構亦內禪矣從來國君無道首金



亮下愚首趙構竝生一時而同笑千載孰謂中  
國蠻貊無相匹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四

一 初四國笑于境